



古籍里的“太平年”

李丹丹

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那段战乱纷争最终走向安定统一的历史。剧中刻画了冯道、柴荣、赵匡胤、钱弘俶等重要人物，并细腻呈现了柴荣北伐未竟、赵匡胤建立宋朝、钱弘俶顺应大势纳土归宋等关键节点，勾勒出一幅生动真实的历史图景。剧名“太平年”三字，不禁让人想问：古人的“太平年”，究竟是什么样子？

何谓“太平年”？

“太平年”是唐代诗词中一个温暖的愿景，寄托着人们对岁月静好最深沉的向往。唐初文学家李淳风在谈彗星时便写道：“若遇太平年，常居九霄外”，在古人“天人感应”的观念里，这不祥的彗星，在太平岁月里也仿佛懂得安分守己，不忍来扰动人间的清宁。盛唐时李华咏史：“昂藏麟豸兽，出自太平年”，将神兽与盛世相连；顾况晚年自号“悲翁”，追忆开元盛世，写下了“悲翁更忆太平年”的怅惘；李商隐则用“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道出了生于盛世之人的天真与幸运。这些诗句，既是文人对理想时代的深情回望，也承载着百姓对安宁日子的朴素期盼。

何谓“太平”？古人以农业为本，因此“太平”首指五谷丰登、仓廩充盈。《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日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遭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所谓“三登”，指农业连续三次获得大丰收——九年一“登”，二十七年后，国家便拥有可供九年之需的粮食储备。有了这坚实的物质基础，方能有“至德流洽，礼乐成焉”的理想社会状态。在农耕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太平”就在五谷丰登、时和岁稔之中，在老者有所养、少者有所学的日常安宁之中。

试问“太平乐事”，究竟所指为何？

太平之道，不仅在于百姓丰衣足食，更在于

精神有所寄托、生活有所乐趣。换句话说，人民群众物质上的富足固然重要，但心灵世界的丰盈与日常生活的愉悦同样不可或缺。这一点，在宋代以来文人的记述中往往可见端倪。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记载：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繁盛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这里的“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勾勒出北宋末年京城最后的承平岁月。

太平不仅是一方水土的太平，也是一种心境。同时代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一则记录苏轼贬谪黄州时的生活，恰可为这段历史补上生动的注脚：

子瞻在黄州……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有不能读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

苏轼即便身处逆境，仍能与客“谈谐放荡”“尽欢而后去”。这份乱中取静、苦中作乐的从容，正是太平精神在个人生命中的映照——外在的太平滋养了市井的繁荣，内心的太平则让文人能在起伏的人生中守住生趣。人们熟知的“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更印证了那个时代百姓精神生活的丰盈。

及至明代，明人天都外臣在明刊本《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太平盛世什么样？物质的丰足带来了闲散，闲散催生了滋养心灵的需求。百姓有闲听故事，有书看，这就是最好的样子。小说的兴起，本身就是一件“太平乐事”。

怎样“致太平之道”？

追溯赵宋立国，“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得益于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开启了一段君臣同心、共谋长治久安的漫长探索。从宋初宰相赵普进言“臣窃惟圣心所切者，欲天

下朝夕太平尔”，到庆历年间范仲淹上《条陈十事》力推新政，再到熙宁时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一代代士大夫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正是这“朝夕太平”四字。他们试图以“太平之法”立制，以“太平之政”安民，用制度的阶梯，一步步铺就通往“太平之道”的理想之境。

宋人以为，欲致太平，先立“太平之法”。当赵匡胤结束五代的烽烟，摆在君臣面前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开太平长久之计”。自宋太祖南郊祭天至宋真宗东封西祀，礼制的重建，宣告“太平已致”，为的是摆脱短命王朝的阴影；宋太宗“以文治天下”，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诏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大部头类书，赢得知识阶层的认同；而自朝廷强调“进士须通经术”，到范仲淹提出“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再到陈舜俞在《太平有为策》中以《六经》之“道”为本、以《六经》之“术”为用，这一“经术治国”的理念，成为宋人追求“太平”的思想底色。

如果说“太平之法”是顶层制度设计，那么“太平之政”便是日常治理实践。当欧阳修写下“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当范仲淹称寇准“能左右天子”为“天下之大忠”，他们所道出的，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臣服。这份底气的源头，是宋太祖与赵普那场对话：太祖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超越性的“道理”存在，它既是士大夫进谏的依据，也是皇权自我约束的准绳。落实到行政层面，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一整套吏治改革方案：严考课、限恩荫、兴学校、均职田、厚农桑。吕公著所陈“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十事，则可视作“太平之政”的纲领。所谓“太平”，不是靠严刑峻法威压出来的寂寂，而是在君臣共治、贤者在位、民生日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生成的政治气象。正如范祖禹所言：“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在宋人看来，人君进德与否，直接关系到“万世太平”能否实现——这既是责任，也是期许。

回望那个时代，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温润的、充满人文温度的政治气象。而这，或许就是“太平年”三字背后，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深意。

落在树影里的针脚

申恒红

以爱为针，缝进岁月的经纬

雪夜静谧，灯光如豆
我们说起过年，说起姥姥蒙尘的目光
梦里，雪花款款漫过小院
天亮时
林中升起一轮暖阳，融尽霜雪的寒

茫茫雪野
白杨树的影子如窗根
筛落细碎的光阴

母亲正在赶制棉衣
——四十年前，她正年轻。
从树梢采摘几朵云絮

山东赵氏石磨博物馆：

千年石磨转出匠心新传承

全媒体记者 田茹

“石磨国之瑰宝功在当代 磨学基因解码利在千秋”。2月23日，在日照市五莲县于里镇赵家辛庄村，传统的徽派建筑静静伫立在村落间，一进三合院规制的布局流淌着古朴雅致的气韵——这里便是全国首家备案登记的石磨专题博物馆山东赵氏石磨博物馆。

石磨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存智慧。从新石器时期的石磨雏形到汉代的普遍应用，石磨的发明与推广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不仅解决了粮食加工难题，更促进了农业精耕细作的发展，成为小农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形态与生活方式。

走进一号溯源厅，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的各类石磨整齐地陈列于架上，烽火石磨、风荷石磨、鸭嘴石磨、日月石磨等330余件藏品仿佛时光的刻度，无声进行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让中国传统石磨文化的脉络，在世代传承中生生不息。“五莲石材资源丰富，石磨制作匠人辈出，石磨行销各地。作为家族石磨加工技艺第七代传承人，对我来说，石磨是一种历史文化符号。”山东赵氏石磨博物馆馆长赵洪祥说道。

秉持这样的初心，赵洪祥与父亲在过去的三年里四处寻觅，把散落在乡间的石磨一件件收集起来。从全镇，再到全县。他逐渐发现，不同地

域因为风俗习惯不相同，石磨风格也各异。几年间，赵洪祥走遍大半个中国，把一件件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石磨找了回来。

穿梭在石磨的千年历史中，一件悬挂的民国整体木质磨盘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磨盘直径81cm、高23cm、长120cm、重30kg，是博物馆筹建前赵洪祥几经波折在贵州找到的，磨盘的四周早已在岁月的摩擦中光滑圆润。正是这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石磨，让他萌生了筹建一个博物馆的想法。

2019年，五莲石磨制作技艺入选县级非遗名录，赵洪祥开始着手博物馆的建设工作。2021年，非国有博物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作为重要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其数量、质量、类型以及功能的发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创新意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乘着政策东风，山东赵氏石磨博物馆于2023年正式备案登记，填补了国内石磨专题博物馆的空白。2024年“赵氏石磨制作技艺”入选山东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年，五莲县赵氏石磨博物馆入选“山东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一边是石磨博物馆，一边是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石磨生产工厂。赵洪祥就这样和石磨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石磨文化，让石磨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其公益性并持续下去，赵洪祥对传统石磨技艺进行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成功创立“赵老汉®”石磨品牌。在保持古老石磨的锤凿工艺的基础上，融入各项发明专利和5项科技成果转化，累计注册国际商标139项。“赵老汉®”非遗手作磨齿石磨成为市场畅销的石磨文创产品，仅2025年，非遗手作磨齿石磨销售约4.9万台。

如今，在赵氏石磨博物馆的非遗技艺实景工坊和智能交互研学空间，不仅有来自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故居的石磨摆件，还可以欣赏到石磨流水鱼缸、石磨茶具等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衍生品。

“博物馆建设，不能‘千馆一面’。石磨博物馆还收藏了很多带有红色文化的石磨，这些镌刻在石磨上的红色基因讲述着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我们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石磨上的红色文化。”赵洪祥感慨道。

大年初七，随着参观的人群走出山东赵氏石磨博物馆，这座承载着千年农耕记忆的文化殿堂，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转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